

我们应当如何确认自己的欲性?

——关于儒家生生伦理学逻辑起点的思考之二

杨泽波

(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, 上海 200433)

【摘要】任何一种严格的学说都必须有自己可靠的逻辑起点,儒家生生伦理学将这一起点确定为内觉。所谓内觉,简单说就是在伦理学范围内人的一种自我觉知的能力。此前我通过这种方法确认了智性,欲性的问题也应这样处理。在儒家生生伦理学系统中,欲性是靠内觉发现的,内觉在逻辑上先于欲性,而不能反过来将欲性作为一个未经检验的事实首先确定下来。这看似只是孰先孰后的次第问题,实则关系到两种不同性质理论的分界。就此而言,我与李泽厚的“吃饭哲学”有原则性的不同。

【关键词】儒家生生伦理学 内觉 欲性

在近年来建构儒家生生伦理学的过程中,我遇到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,这就是它的逻辑起点问题。经过认真反复的思考,我排除其他的可能,将内觉作为了这个起点,并在此前的文章《我们应当如何确认自己的智性?——关于儒家生生伦理学逻辑起点的思考之一》中对智性作了分析。^①本文再来处理欲性问题,以此作为对这个逻辑起点思考的继续。

先对欲性这一概念作一点说明。学界一般沿用西方哲学的方法,将有关物欲方面的内容称为感性。但西方哲学中的感性与儒家所说的物欲不完全一致。西方感性与理性一般是彼此对立的关系,而儒家物欲的内容与道德的根据主要属于价值选择关系,并不总是处于绝对对立之中。^②如果将儒家关于物欲的内容称为感性,就很容易掩盖这种特质。因此,我从事儒学研究之始便不以感性指称儒家学说中的物欲,而是使用“欲性”这个说法。^③所谓欲性,直白地说就是人在物质方面的欲望。需要注意的是,欲性这个用语也

有一定的含混性。人的欲望很多,除物质欲望之外,还有认识欲望、道德欲望。这里所说的欲性特指人们对于物质方面的欲望,既不指认知欲望,也不指道德欲望。

一、从恩格斯的一个著名说法谈起

谈到欲性我们可能会想,这个问题比较好办,在今天的条件下,没有人会否认物欲。因为大家都承认,人必须首先保证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,能够生存在这个世界上,才谈得上成就道德,而这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。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,其中一段是这样说的:

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,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,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:人们首先必须吃、喝、住、穿,然后才能从事政治、科学、艺术、宗教等等;所

【作者简介】 杨泽波,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,博士生导师。

① 杨泽波《我们应当如何确认自己的智性?——关于儒家生生伦理学逻辑起点的思考之一》,《复旦学报》(社会科学版)2017年第4期。

② 杨泽波《孟子评传》,南京:南京大学出版社,1998年,第254~260页。

③ 杨泽波《孟子性善论研究》(再修订版),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6年,第1~2页。

以,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,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,便构成基础,人们的国家设施、法的观点、艺术以至宗教观念,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,因而,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,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。^①

恩格斯在这里明确指出,人首先要吃、喝、住、穿,才能从事政治、科学、艺术、宗教等活动,因此,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,才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。社会发展必须以这个基础来解释,而过去的理论全都倒了过来,说反了。这个说法代表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,为人们广泛征引。与大家一样,我完全接受这个结论,认为这个结论是正确的。人们在社会中生存,不能不要物质生活条件,不能不要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,整个政治、宗教、道德、国家设施、法的观点,艺术等活动,都必须以此为基础。相信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否认这个事实。

这一原理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基本常识,其合理性甚至得到海德格尔的高度评价。在《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》中,海德格尔有这样一段论述:

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,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。但因为胡塞尔没有,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,所以现在现象学没有,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,在此一度中才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。^②

在海德格尔看来,马克思对历史问题的观察,有着坚实的基础,深入到了历史本质性的维度。这个维度不仅胡塞尔没有达到,后来的萨特也没有达到。马克思主义显现了其理论的深入性,远比现相学家们高明得多。

至此,情况已经十分明白了,人首先需要满足基本的物质要求,然后才谈得上成就道德,这是一个事实,一个无法否认同时又必须认真对待的事实。中国人很早就明白这个道理。《管子》中“仓廩实而知礼节,衣食足而知荣辱”,是一个极好的例证。马克思正

是以这样一个事实作为基点,建构历史唯物主义整个大厦的。套用笛卡尔的方式,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表述:我吃故我在,我喝故我在,我住故我在,我穿故我在;因为我是这种存在,所以才可以从从事政治、科学、艺术、宗教等工作,其中也包括成就自己的道德。道德必须以这个顺序来建立,而不能相反。

尽管如此,但如果我们把问题想得更细一点,又不得不看到,这个命题似乎隐含着一个问题:我是怎么知道自己有吃喝住穿这种要求的?这个问题是如此的重要,以至于我们必须面对它,不能轻易从其旁边绕过去。或许有人不以为然,他们会说:这是一个基本事实,一个无人能够否认的事实,除非他对此完全视而不见,听而不闻;有人可能还会说:这是通过逻辑证明出来的,在逻辑上没有破绽,我们必须接受。这两种回答表面看似似乎都无懈可击,其实不然。前者的缺陷在于,我们在说这是一个事实的时候,实际上是以另外一个东西为前提的,而这个前提在论说这个话题的时候并没有把它揭示出来。也就是说,人必须首先吃喝住穿是一个事实,这不假,但我们是以为什么为根据接受这个事实的这一点,并不十分清楚。后者的缺陷在于,无论怎样运用逻辑来证明,这些逻辑都是后来的,不是原初的。这就是说,当我们用逻辑来证明这个命题的时候,可能并没有意识到,有比逻辑更原初、更根本的东西,而逻辑推论掩盖了这个东西。

二、关于“吃饭哲学”的质疑

这个问题与李泽厚也有关系。建立历史本体论,是李泽厚一生努力的方向,直到晚年仍在坚持,反复申说。在这个过程中,他对以牟宗三为代表的港台现代新儒家多有不满,认为他们高扬心性之学虽然也有意义,但没有将思想落在实处。与此不同,李泽厚特别强调社会生产生活的重要性,他这样写道:

何谓“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”?何谓“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”?不就是人们的衣食住行吗?也就是我讲的“吃饭哲学”。何谓“人类器官的延长”?不就是生产工具吗?也就是我讲的“使用—制造工具的实践活

^① 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三卷,北京:人民出版社,1995年,第776页。

^② 海德格尔《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》,《海德格尔选集》(上),上海:上海三联书店,1996年,第383页。

动”。人们大众的食衣住行和它们的基础——使用—制造工具的活动,这就是“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”“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”。它们作为历史本体论的主题,具有绝对性质。^①

在李泽厚看来,所谓“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”、所谓“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”,其根本是一个食衣住行问题;所谓“人类器官的延长”,其根本是生产工具问题。而所有这些问题的核心,其实是人类如何生存的问题,也就是他所说的“吃饭哲学”。他特别强调这个问题的重要性,认为“吃饭”是中国的一个大问题,是解决其他诸多问题的前提。

另一段也是此意,言之更为具体:

食衣住行、物质生产对人类生存—存在本具有绝对性,但今天许多学人却轻视、忽视、蔑视这个基本史实。尼人(人类学家因其使用—制造工具承认其为“人”)死灭,多少已高度发展了的古代文明如埃及、巴比伦、玛雅、印加都不再存在,说明“生”——人类的生存、生活、生命及其延续很不容易。人们的吃饭(食衣住行健寿娱)很不容易。从这个角度来阐释孔老夫子的“未知生,焉知死”,阐明中国传统的“生生之谓易”、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,我以为将更为合理而准确。^②

有些问题看起来很简单,没有什么价值,其实不然。吃饭问题就是如此。人们的吃饭,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食衣住行健寿娱,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,对于人类的发展具有绝对的基础性。历史上很多曾经高度发展的文明,如今都已不存在,正说明人类生存是一个极大的问题。孔子讲“未知生,焉知死”,古人讲“生生之谓易”、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,都包含着这方面的意蕴,不容忽视。

为了进一步阐发这一思想,他还提出了度的概念“人(人类及个人)要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维持肉体生存,即食、衣、住、行。要食衣住行,就要进行‘生产’,所以这个‘恰到好处’的‘度’首先便产生和出现在生产技艺中。”“‘度’并不存在于任何对象

(object)中,也不存在于意识(consciousness)中,而首先是出现在人类的生产—生活活动中,即实践—实用中。”^③这就是说,无论是个体的人,还是整个人类,要生存下去,就必须从事生产。而要维持生产,就要尽可能使各个环节处于“恰到好处”的状态,这种“恰到好处”的状态就叫做“度”。“度”不存在于意识之中,也不存在于任何对象之中,而是存在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的具体活动之中,这才是文化发展最为基础性的东西。

坚持“吃饭哲学”可以说是李泽厚数十年来一以贯之的立场。在最近为《批判哲学的批判——康德述评》的英译本(英译本改名为《康德新解》)的序言中,他再次重申了这一看法:

几十年来,我坚持认为制造—使用工具的群体实践活动是人类起源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,从而,这也就是认同马克思、恩格斯所提出的制造工具、科技、生产力和经济是自古至今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本基础。我认为这就是唯物史观的硬核(hard core),这一史观的其他部分,我并不接受。但我认为唯物史观的这一硬核是马克思、恩格斯留下的最可珍贵的遗产。而这恰好可以与重视人的物质生命、此世生存、现实生活的中国儒学非常一致。

李泽厚坚持认为,制造和使用工具的群体实践活动,是人类起源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,而这一思想的基础便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。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提出,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本基础是制造工具,是生产力的发展。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观点(“硬核”)。这一核心观点决定了一定要重视人的物质生命、此世生存、现实生活。而这与儒家的看法非常一致。李泽厚进而提出,共产主义与儒学传统的大同理想可以沟通。儒家《礼记·礼运》的“货恶其弃于地也,不必藏于己;力恶其不出于身也,不必为已”,与共产主义的“各尽所能、各取所需”,可以相互联结,作为鼓舞人心、团聚人群、改变世界的情感信仰和“社会理想”,并成为中国传统的“宗教性道德”的组成部分和重要延续。“如果以这一标准来衡量,则我仍可以是马克思

①②③ 李泽厚《历史本体论·己卯五说》,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2013年,第21、21~22、8~9页。

主义者,而且是儒学—马克思主义者。”^①

我对李泽厚“吃饭哲学”的态度较为复杂。一方面,我并不认为这一思想主张的结论有什么不正确,甚至认为完全可以接受。不论从事什么行业,不论有什么样的学术背景,人们都没有办法否认自己必须首先吃饭穿衣住房行走,有了这个基础,才能从事政治、宗教、道德活动这样一个事实。历史唯物主义长期以来深入人心,广为接受,并非无因。就这一点来说,我和李泽厚没有区别。但另一方面,我又不接受李泽厚的方法。在我看来,虽然李泽厚“吃饭哲学”的结论并不算错,但在这个过程中,他忽视了一个问题:我们是怎样知道这个事实的?这样我们又回到了曾经面临的问题:我们是如何知道自己是有智性的?我们不能只是将其作为一种事实接受下来,也不能满足于逻辑的论证,必须找到更为基础性的东西。欲性也是一样。如果我们只是把人首先要吃穿住行才能生存作为一个事实接受下来,或只是把它作为逻辑证明所得出的结论接受下来,看似简单,在理论上也不会有根本性的错误,但很可能错失一个重要契机,从而将思路引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。^②

三、通过内觉确认欲性

于是,我们不得不再次回到此前遇到的问题:我怎么会知道自己有吃穿住行这些物欲要求的?这其实就是《我们应当如何确认自己的智性?——关于儒家生生伦理学逻辑起点的思考之一》遇到的问题,只是角度略有不同,那里讨论的是智性,这里探讨的是欲性。

在那篇文章中,我用了很大的力量对笛卡尔“我思故我在”这一命题进行了分析,指明“我思”有不同的含义,既可以指“我正在思考”,又可以指“我感知到我正在思考”,还可能指“对前两种情况的进一步反思”。这些含义中,与此处密切相关的是第二种含义,即“我感知到我正在思考”。这种“我感知到我正在思考”也是一种思,然而是一种直觉式的思,而不是逻辑推论式的思。

“我思故我在”的确切含义是指,我并不需要借助其他方式,仅仅通过直觉即可以感知到我正在思考。因为我感知到我正在思考,这一点是自明的、不可怀疑的,笛卡尔由此便找到了一个自明可靠的阿基米德之点,而不再像其他学说那样,暗中蕴含其他前提。

胡塞尔特别重视笛卡尔思想,敏锐地看到了这个问题的的重要性。胡塞尔认为,意向指向对象即是构成一个意向对象,前者是能指,后者是所指。整个现相学就是在这个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中建立起来的。奇妙的是,在能指指向一个对象的同时,能指自身有一种能力可以感知到这种指向正在进行。换句话说,意向的指向性不是靠其他方式告诉行为者的,而是行为者自己感知到的——我的意识意指一个对象,而我同时也可以感知到这种意指活动正在进行。这种自我感知的能力,即是“内意识”或“自我意识”,也就是我所讲的“内觉”。通过这种内觉,行为者可能知道自己正在进行意指活动。

佛教唯识宗的看法同样有借鉴意义。唯识宗认为,人有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、末那、阿赖耶识八识,这其中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识都可以对外物有影响,通过见分形成相分,从而形成对外部对象的认识。有趣的是,与此同时,人还有一种自证分,在通过见分形成相分的同时,对此有所感知。这样就有了唯识宗的三分之说:自我一方面有见分,由此形成相分,达成对世界的认识;另一方面,在同一时刻,自我又有一种特殊的自证分的能力,可以感知到自己在从事这项活动。因为承认了自证分,所以由见分指向对象从而构成相分,自我可以感知到,并不需要另外的力量来告知。

我对欲性问题的处理就是沿着这个思路走的。欲性在传统学说中特指人的食色。“食色性也”虽然是告子的话^③,但儒家同样承认,认为人有食色的要求,是天生的,只不过儒家不以此为性,只以道德本心为性罢了。^④既然食色是天生的,那么人自然有食色的

① 李泽厚《儒学、康德、马克思三合一——〈康德新解〉英译本序》,《社会科学报》2016年12月19日。

② 我最近撰写了一组文章来讨论我与李泽厚思想的差异,除本篇外还有《仍是一偏:论李泽厚的新旁出说》(《探索与争鸣》2017年第7期)、《积淀说与结晶说之同异——我与李泽厚的分别之一》(将于近期刊发),敬请留意。

③ “告子曰:食色,性也。仁,内也,非外也;义,外也,非内也。”(《孟子·告子上》第四章)

④ 孟子曰“口之于味也,目之于色也,耳之于声也,鼻之于臭也,四肢之于安佚也,性也,有命焉,君子不谓性也。仁之于父子也,义之于君臣也,礼之于宾主也,知之于贤者也,圣人之于天道也,命也,有性焉,君子不谓命也。”(《孟子·尽心下》第二十四章)

需要。人生下来就有吃喝住行的要求,否则没有办法生活在这个世界上,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,没有人能够否认。问题在于,此前我们对于欲性的肯定过于简单了,虽然结论没有错,但过程不严格。还是那个问题:要确定人有欲性,不能另以其他条件为前提,否则整个系统的起点就不牢固。这里所说的不牢固一般指两种情况。一是将其作为一个事实接受下来,二是将希望寄托在逻辑证明(包括其他学科证明)之上。这两者都有问题。如果是前者,必然引出这个事实的来历问题。如果是后者,必然将整个系统建立在逻辑推论基础上或其他学科证明之上,从而使哲学丧失了自己的基础。既然这两条道路都有困难,我们就必须另想他法。这个新办法就是内觉。《我们应当如何确认自己的智性?——关于儒家生生伦理学逻辑起点的思考之一》已经证明,人有一种内觉的能力,这种能力非常奇妙,可以发现自己具有智性。同样道理,内觉还可以觉知到自己有吃喝住行的要求。换言之,人有吃喝住行的要求,是自己当下觉知到的。比如,我饿了,想吃东西,这是一种物欲的要求,这种要求并不是别人告诉我的,不是通过逻辑证明的,而是自己当下觉知的。同样道理,我渴了,想喝水,这是一种物欲的要求,这种要求并不是别人告诉我的,不是通过逻辑证明的,而是自己当下觉知的。这种觉知的能力,即为内觉。换言之,所谓内觉就是在伦理学范围内人的一种自我觉知能力。由此说来,内觉不仅可以用于智性方面,而且可以用于欲性方面。用于智性,我们不需要通过其他途径便可以确认自己有智性的能力;用于欲性,我们同样不需要通过其他途径即可以肯定自己有欲性的能力。更加重要的是,内觉不仅先于智性,而且先于欲性,只有它才能成为儒学生生伦理学的逻辑起点。

这个问题看似简单,但蕴含极深,沿着这个方向走,很多过去习以为常的观念都可能发生转变。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们首先必须吃、喝、住、穿,然后才能从事政治、科学、艺术、宗教等等,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,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,是国家设施、法的观点、艺术以至宗教观念的基础的观点,的确是一个事实,由此出发可以引出很多重

要的结论。但不能对比僵化理解,正如有人所指出:“旧唯物主义是物本化的思维,这样一种思维模式最多只能客观地研究,而不能从主观上理解人的精神意识活动。然而,如果不能内在地理理解人的意识活动,也就不可能真正把人的精神意识活动‘研究’清楚。”^①正是考虑到这个问题,考虑到这个问题所具有的基础性和严峻性,我才不畏曲折,不怕麻烦,希望通过内觉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。以前我们没有怀疑地接受了这个事实,结论是对的,但少了内觉这个环节。这个缺失影响重大。内觉是一种直指人心的方法,这种方法在过去常常被打入唯心主义阵营,因而不被关注,使我们不大重视对自我进行深入考察,对唯心主义的内在价值也缺乏同情的了解。我们过去的诸多失误,从哲学高度分析,或许都与此有关。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内觉来重新审视这个问题,就等于将这个观点的基础向前挪了一步,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深入的理解。

这就可以明白我为什么不赞成李泽厚的“吃饭哲学”了。李泽厚公开承认,虽然他与马克思主义在很多方面都有区别,但其“吃饭哲学”的立场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。学界也普遍认为,李泽厚的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、中国传统思想、美国实用主义的一个综合,因而不少人并不看好,批评者众多,李泽厚对此也颇为无奈。如果我们这里提出的问题确有价值,能够为人们接受,那么便可以找出李泽厚思想的不足,从而改变思路,不再直接以接受一个事实的方式,而是通过内觉的路线确认欲性,重视人的物质层面的生存,尽管结论没有发生任何改变,但其哲学的立场、意义甚至味道已全然不同了。

这样一来,我们既以内觉确定了自己的智性,又以同样的方法确认了自己的欲性。这种肯定不是借助所谓的事实,也不是借助逻辑的推证,而是通过人原本就有的内觉能力进行的。这种做法不会使结论发生原则性的更改,同样是将欲性作为成就道德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确认下来,但因为多了内觉这个环节,致思的逻辑起点得到了彻底的改变。因为有了这个环节,整个理论便有了一个扎实的入手之处,不是像之前那样悬在半空而不自知。更为重要的是,因为

① 邹诗鹏《虚无主义研究》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16年,第460页。

多了内觉这个环节,我们就多了一次观察内心的机会。哲学史的大量资料足以证明,这种观察对于培养人的哲学素质具有极高的学理价值,不可小觑。^①

How to Confirm Our Yuxing: Thinking on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the Shengsheng Ethics of Confucianism , Part II

YANG Ze-bo

(School of Philosophy , Fudan University , Shanghai 200433 , China)

Abstract: Any precise theory is bound to have its reliabl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, and it was resolved as the “inner perception” in the shengsheng ethics of Confucianism. Briefly , the inner perception is a self-conscious ability of human beings in the field of ethics. In the previous article , I proved that we have the function of *zhixing* (intellect) , and the same method could be employed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*yuxing* (material desire) . In the system of the shengsheng ethics of Confucianism , the *yuxing* is perceived on the inner perception , which is logically prior to the *yuxing*. It is unacceptable to regard the *yuxing* in the first place as an unexamined fact. It seems that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two concepts is merely a problem of sequence , but it actually concerns the boundaries of two different types of theory. In this respect , what I have proposed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thoughts of Li Zehou , which is characterized as “the philosophy of eating”.

Key words: shengsheng ethics of Confucianism; internal perception; *yuxing*

[责任编辑 晓 诚]

^① 通过内觉可以肯定欲性,但还留下一个问题没有解决,这就是所谓内觉的真实性问题。但这个问题明显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,当另文详述。